

责编/组版:杜恩亮 校对:周万琴 E-mail:ztrbtkb@126.com

鄯家照相馆:

## 民国昭通的影像记忆

通讯员 鄯朝敬 文/图



上图为鄯家照相馆的部分工作照。

中国的商业摄影(照相馆)行业兴起于19世纪末。据史料记载,1892年,中国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诞生,其创始人任庆泰(字景丰,吉林人)将馆址设于北京琉璃厂土地祠,主营人像、合影与戏装摄影。此外,他还在前门开设大观楼影戏园,并尝试拍摄无声电影,是中国电影事业的早期拓荒者之一。2016年,笔者有幸到丰泰照相馆旧址参观,大门口至今立有任庆泰的半身雕像。

1905年,建水人蒋植在昆明市开了一家名为“水月轩”的照相馆。1921年,小城昭通也出现了第一家照相馆——昭通光昭美术照相馆,俗称“鄯家照相馆”。有收藏家保存着该馆于1922年拍摄的照片原片,见证了其早期的经营历史。

昭通光昭美术照相馆的创始人是我的父亲鄯若愚。当年,他得到贵人龙云的大力扶持,照相事业才得以在昭通落地生根,并持续经营了近40年。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公私合营政策的推行,照相馆的经营形态才发生转变。父亲本是一介平民,与龙云素无交集,却因一技之长偶然与之结识,命运也由此发生改变。

20世纪20年代初,年方18岁的父亲开始创业。1920年,他只身前往昆明市,拜入“二我轩”照相馆学艺。“二我轩”照相馆创办于1911年,坐落于今翠湖南路彩虹街口,馆主蒋植是蒋植的弟弟,擅长创意摄影,深受年轻人推崇,风头甚至盖过了水月轩。1年后,父亲学成归来,打算在家乡昭通创业。然而,苦于没有合适的场地,只能在毛货街的老家搭台起步,将居室腾出一半作为照相场地。为弥补室内光照不足,父亲将部分屋顶的瓦片换成了玻璃。受环境制约,照相事业举步维艰,一度在困境中徘徊不前。

正当父亲因照相馆场地受限、事业陷入困顿而愁眉不展之际,转机在1923年1月悄然来临。当时,龙云回到昭通为母亲操办丧事,父亲作为当地唯一的摄影师,承担了全程的摄影任务。为了选取最佳拍摄角度,父亲不顾个人安危,攀上一棵大树,在枝丫间放上木板,架起相机。龙云的家人则用铁楔从四周固定好木板,父亲便站在悬空的木板上拍摄。这份敬业与胆识惊动了龙云,他询问身旁的旅长安恩溥:“爬到树上照相的是什么人?”安恩溥说:“他叫鄯若愚,是此地的摄影师,摄影技艺精良,如今正在昭通开照相馆,苦于没有合适的场地。”安恩溥本人爱好

摄影,与父亲一直有联系。龙云听后沉思片刻,便让父亲在云兴街龙公馆的后花园里任选一块地修建照相馆,并委托安恩溥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照相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鄯家照相馆”,位于龙家花园一隅,园林景观皆为现成。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楼下是营业室和卧室,楼上则是采光极佳的摄影场和暗房。摄影场以玻璃屋顶和侧面玻璃墙获取自然光,再用布幔调节光线明暗。馆内配备了当时最好的照相设备,其他器材每年由专人从上海采购。

从云兴街进入鄯家照相馆,需穿过七弯八拐的巷道,再迈上三级台阶。进门处有一个小花园,园内石板小径两旁,一尺多高的兰草与不知名的细碎小花次第绽放,散发出阵阵幽香;头顶的紫藤萝将整个花园笼罩,这里是我们儿时流连忘返的乐园。穿过一道月官门,便是照相馆的天井,花台上有大片牡丹盛开。营业室的门楣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刻有“人面桃花相映红”几个大字,出自时任昭通县长谭其良之手;室内正壁悬挂着昭通专员凤瑞题赠的中堂——“万象咸光昭”。那块椭圆形的招牌尤为醒目,黑底之上,用中英文刻出“昭通光昭美术照相馆”的金色大字。这座小花园是顾客进入照相馆、留下倩影前的铺垫,能让人顿感心旷神怡,为拍照营造出放松愉悦的心境。

父亲精通摄影全套技艺,加之母亲从旁悉心协助,照相馆的生意日益兴隆,名声也不胫而走,成为坊间有口皆碑的品牌。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昭通城街坊邻里、士农工商、军政人士等社会各界珍藏的个人肖像、生活写真、成长记录、婚丧留影、毕业纪念、全家福,以及“昭阳八景”等珍贵图片,皆出自鄯家照相馆。

龙云每次返乡省亲,祭祖,或昭通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时,父亲都会亲临现场,用镜头记录下那些珍贵瞬间。

曾有一段时间,年轻人喜欢拍摄时髦的“二我照”。父亲运用二次曝光技术,将同一个人先后曝光2次,最终得到1张一人两像、情境各异的照片。一边是现实生活中的“真我”,一边是装腔作势的“假我”,“二我”共存,真假同框,充满诙谐与讽喻,令人忍俊不禁。这种独特的拍摄手法,正是昆明“二我轩”照相馆店名的由来。

孩子的满月照、抓周照,也大多会请父亲施展技艺。时至今日,我仍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一张父亲为我拍摄的满月照。八十九载悠悠岁月悄然流逝,抚今追昔,心中不禁涌起万千感慨。另有1张1947年父亲拍摄的全家福,被放大至报纸双开版面大小。父亲还特意邀请本地书法家,在照片下方的布面上题写友人的祝词:“若愚擅美术,光昭名已久。”那年,我刚满10岁,成了鄯家照相馆兴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1956年,我参加高考时,将鄯家照相馆的兴衰史与当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结合,写进了命题作文《难忘的一件事》。这篇作文获得好评,我也因此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录取,由此奠定了一生的事业走向。

滇东北的群山,素来雄奇与灵秀并存。驱车穿过昭鲁坝子,沿昭麻二级公路往宜宾、重庆方向行驶,途经凌子口后,再前行约20公里,便可见旧公馆隧道。它北接川蜀,南连滇中,是商贾往来的重要通道。

初见这条隧道,“旧公馆”这一独特的命名便深深吸引了我。以“公馆”命名的隧道,在国内并不多见。“公馆”一词,《礼记·杂记》中有“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的记载,郑玄注“公馆,公官之舍也”,孔颖达疏“公馆,君之舍也”。后来,“公馆”多用于指代豪华的住宅或楼宇。而一个“旧”字,既显岁月之斑驳,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

旧公馆自然村,隶属于昭通市大关县玉碗镇,辖旧公馆1个村民小组。玉碗镇之名温润而富有诗意,相传因旧时此地多玉石,且山势形如倒扣的玉碗而得名。这里历史悠久,曾是“五尺道”上的重镇,也是出入滇的交通要道。

为探寻旧公馆隧道命名的由来,我驱车前往旧公馆自然村,向一位八旬老人请教。老人兴致盎然,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旧公馆的往事:旧公馆早年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自古便是马帮的集散地,同时也是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行人至此,可饮茶解渴、吃饭充饥,还能住店过夜。

过去,由于大山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便是玉碗镇交通闭塞的真实写照。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从玉碗镇到大关县城,需翻山越岭,耗时大半天。村民出行全靠步行,货物运输则依赖马帮和人挑肩扛。陡峭的山路不知磨破了多少双草鞋,留下了多少个辛酸的故事。孩子生病送医,常需乡邻轮流抬着担架艰难跋涉;天麻、竹笋、核桃等山货,要靠马帮驮运,历经几天几夜的颠簸才能卖出,找回的不过是几尺布匹和几斤食盐。走出大山,成了玉碗人刻在骨子里的愿望。

旧公馆隧道的修建,正承载着这样的期盼。20世纪90年代,为打破大关县北部的交通瓶颈,改善玉碗镇的出行条件,县政府决定修建旧公馆隧道。这条隧道穿越了玉碗镇境内最为险峻的山体。开工那天,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雀跃,有的提着自家酿的米酒,有的捧着晒干的核桃,纷纷涌向工地。他们深知,这条隧道将改变玉碗人的命运。

然而,隧道的修建过程充满艰辛与挑战。当时的工程机械十分简陋,大量工序都得依靠人力完成。开山凿石用的

是炸药和钢钎,清理渣土则靠簸箕、洋铲和铁锹。村民们亦自发加入修建队伍,协助搬运建材,还主动为施工人员运送蔬菜、粮食和烧水做饭。那段日子,工地上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村民们常说:“修通了隧道,我们的孩子就能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的山货也能运出去,卖个好价钱……”这份朴素的期盼支撑着村民们攻坚克难、奋勇向前。

历经数载寒暑,旧公馆隧道终于修通。通车那天,村民们早早来到隧道口,敲锣打鼓,鞭炮声、喇叭声、欢呼声,多日的期盼终于化作现实,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与激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颤抖着握住筑路工程师的手,激动地说:“这辈子,总算盼到了这条路!”穿山而过的旧公馆隧道,连接起玉碗镇与外界,守护着这里的乡亲。

如今,旧公馆隧道已成为玉碗镇交通的重要枢纽。每天,许多车辆从这里驶过,载着货物、旅客和希望。隧道内路面平坦,隧道外青山如黛,风景如画。从玉碗镇到大关县城,以前走路要耗时大半天,如今驱车只需10多分钟。村民们的天麻、竹笋、核桃等农产品,也通过这条隧道销往全国各地。

阳光穿过房檐,照在光滑的青石板上,洒在生态农庄的鱼塘里。恍惚间,眼前仿佛出现当年马帮商旅途经此地的热闹景象。

## 旧公馆隧道: 穿越历史 通向幸福

通讯员 何廷福 文/图



旧公馆隧道。

李家糖艺:

## 匠心传承 续写甜蜜

记者 魏国 李啸天 张帆 文/图



搅拌中的花生糖。

冬日清晨,鲁甸县桃源回族乡被一层清冽的寒气所笼罩。推开岔冲村一户作坊的木门,一股温润的甜香混合着柴火的暖意扑面而来。灶膛里,火光有节奏地跳跃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长宪俯下身,仔细查看锅中翻滚的糖浆——这方小小的灶台,是他倾注近40年光阴默默守护的“甜蜜世界”。

慢熬见真章:时间沉淀甜蜜奥秘

这份甜蜜的奥秘,源于对时间的敬畏。在作坊里,李长宪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精准判断着锅中糖浆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妻子孔菊仙和大儿子李家杰各守一口大锅,手持长柄糖铲,缓缓搅动着由玉米与麦芽熬煮的浆液。

“火候到了,我来吧。”洗净双手的李长宪稳稳接过糖铲。这一接,仿佛岁月的长河在指尖流淌,近40年的光阴都悠悠沉入了锅底。熬糖是一场与时间的沉默对话,没有精密仪器辅助,全凭眼观、耳听、手感知——观察糖色从清浅如水渐渐变成温润的琥珀色;听气泡由最初的喧嚣逐渐归于细密而平静;感受糖浆的力道从开始的轻盈灵动,慢慢变得绵长醇厚。约5个小时

后,糖浆表面悄然铺开一层细密晶莹的金黄色泡沫。“铺花了!”李长宪说,“火候早一分不成,晚一分则过。”这毫厘之间的分寸,是他用半生悟出的真章。

“金花”盛放,意味着糖浆已达精华。待其冷却凝结,便成了制作丝窝糖的原料——糖坯。在等待的间隙,孔菊仙取来一块湿润的糖坯,在铺满熟黄豆粉的案板上揉搓成环。她双手蘸粉,双臂舒展,对折、翻转、拉伸……动作行云流水,豆粉如雾轻扬。短短几分钟,糖坯在她手中历经数十次延展与折叠,最终化作万千糖丝,根根分明,交织成一个蓬松精致的“丝窝”。丝窝糖的灵魂,便在这“化刚为柔”的奇妙蜕变中。

守艺亦谋新:古老技艺融入现代生活

对李长宪一家而言,守护这份传承300年的甜蜜,关键在于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在岁月变迁中扎根生长、焕发新生。因此,李家的“甜蜜事业”,也聚焦于研发那些能走进现代生活、走向广阔市场的糕点产品。

他们将熬好的糖浆,与炒香的本地花生、酥脆的凤尾籽、饱满的核桃相结合,经过塑形、压实,再切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这些花生糖、凤尾糖和核桃糖,便于携带、

保存和分享,成为广受欢迎的伴手礼。这是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中最踏实、最具生命力的延伸。

傍晚时分,作坊里依旧忙碌。“今晚得把这些全部切完,包好,明天赶集要卖,还有客人预订了货。”李长宪话音刚落,手机便响了起来。他擦了擦手接起电话,语气熟练:“……20斤核桃糖,15斤凤尾糖,后天来取。好的,保证新鲜。”从集市摊位的零售,到电话订单的定制,这门手艺的生存之路,在坚守与主动适应中悄然拓宽。“它不仅养活我们一家人,还让桃源这份老味道走得更远了。”李长宪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传承中最坚实的内核。夜色渐浓,作坊内灯火长明,“笃笃笃”的手工切糖声清脆而平稳,仿佛这是这门传统技艺在时代脉搏中稳健的心跳。

甜蜜向未来:传承创新共绘美好蓝图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长宪一家深知,守护丝窝糖不仅意味着传承前人的技艺与匠心,还需要在时代中创新发展。近年来,他们活跃于各类民俗节庆与文化展会,那一口锅、一块案板、一双手,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生动桥梁。

但李长宪想得更多。“光让大家看,印象还不够深。”他心中酝酿着更可持续的计划,而小儿子李润的新思路,让这幅蓝图更加清晰。这位“00后”的年轻人,正尝试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家传技艺。“我们想的不仅是展示,而是让手艺变得可触摸、可体验、可参与。”李润描述着他的构想,计划将自家作坊适度开放,打造出一个小型的非遗体验空间。“真心欢迎大家来亲手试一试拉糖丝。哪怕只成功拉出一小段,那种成就感,和直接买来的糖相比,滋味绝对不一样。”他笑着说。

炉火暂歇,经年的糖香却已深深浸透梁木。日复一日,李长宪与家人熬煮的是糖浆,沉淀的是光阴,守护的是一门拥有300年历史的生活技艺,更是一份源自土地、系于人情、本真甜蜜。他们在坚守古法内核的同时,以开放的体验构想注入新的传承思路,为这份古老的甜蜜注入了活力,续写着传承的新篇章。在他们手中,甜味从未老去,它从历史深处蜿蜒而来,正带着手心的温度悠悠地飘向远方。

编后语

## 时光印记中的传承与变迁

杜恩亮

在快速奔涌的时代洪流中,总有一些故事如同璀璨星辰,穿越历史长河,照亮我们的心灵。

旧公馆隧道,不仅是一处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还是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它见证了玉碗镇从闭塞走向开放的艰辛历程,承载着山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第一声开山炮响彻山谷,村民们的心中也随之燃起希望的火花。他们自发投身于隧道的修建,用双手和汗水铺就了这条通往外界的幸福之路。旧公馆隧道的贯通,不仅缩短了玉碗镇与外界的地理距离,推动本地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还让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进鲁甸县桃源回族乡的李家作坊,一股温润的甜香扑面而来,这里是李长宪一家守护了近40年的“甜蜜世界”。李家糖艺,一门传承了300年的古老技艺,在李长宪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李家既坚守古法,又勇于创新,将传统糖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研发出便于携带的花生糖、凤尾糖和核

桃糖等新品,为古老的技艺注入了新活力。

在昭通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鄯家照相馆犹如一本鲜活的历史教科书,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自1921年创立以来,它见证了许多个人的成长与家庭的温暖瞬间,也记录着昭通乃至云南地区的历史风云。特别是那些拍摄龙云等历史人物以及重大事件的珍贵照片,已成为研究民国时期昭通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旧公馆隧道、李家糖艺与鄯家照相馆,三者虽形态各异,却共同诠释了传承与创新的深刻内涵。它们让我们看到,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坚守传统并非固步自封,而是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勇于开拓。与此同时,创新也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须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土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传承,共同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让我们带着对传统的敬畏与对创新的热忱,继续前行在时代的征程中。